

孙郁 / 著

我一生的新旧朋友里，张中行是印象最深的。他其实和我的祖父同龄，是真正的老前辈。我们接触的十多年里，有时完全忘记了彼此的年龄。而且他是我所见的老人里文笔最好的。我有时静想：在所接触的当代老人里，谁影响我最深呢？想了想，还是他吧。……

张中行 别传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孙 郁 / 著

我一生的新旧朋友里，张中行是印象最深的。他其实和我的祖父同龄，是真正的老前辈。我们接触的十多年里，有时完全忘记了彼此的年龄。而且他是我所见的老人里文笔最好的。我有时静想：在所接触的当代老人里，谁影响我最深呢？想了想，还是他吧。……

张中行 别传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中行别传/孙郁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862 - 3

I. 张… II. 孙… III. 张中行 - 传记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54476 号

责任编辑:王培元

装帧设计:柳 泉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张中行别传

孙郁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73 千字 开本 640 × 960 毫米 1/16 印张 17 插页 2

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862 - 3

定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印象 · · · · 1 | 14 李芝銓 · · · · 46 |
| 2 乡土 · · · · 4 | 15 困城 · · · · 50 |
| 3 新生活 · · · · 7 | 16 沦陷之苦 · · · · 53 |
| 4 初识北大 · · · · 11 | 17 京派人 · · · · 57 |
| 5 风暴边上 · · · · 15 | 18 死之都 · · · · 60 |
| 6 学院气 · · · · 19 | 19 远与近 · · · · 64 |
| 7 罗素弟子 · · · · 23 | 20 苦雨斋 · · · · 67 |
| 8 默读时代 · · · · 27 | 21 梦语者 · · · · 72 |
| 9 望道 · · · · 30 | 22 文怨 · · · · 76 |
| 10 胡适 · · · · 33 | 23 个体意味 · · · · 80 |
| 11 择业 · · · · 36 | 24 度苦者 · · · · 83 |
| 12 婚恋 · · · · 39 | 25 禅风 · · · · 89 |
| 13 杨沫 · · · · 43 | 26 无常 · · · · 92 |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27 心死 · · · · 96 | 40 林道静 · · · · 144 |
| 28 易代之际 · · · · 99 | 41 苦日子 · · · · 148 |
| 29 新职业 · · · · 104 | 42 狂热病 · · · · 152 |
| 30 同路者 · · · · 108 | 43 瞬间 · · · · 156 |
| 31 相知者 · · · · 111 | 44 小与大 · · · · 160 |
| 32 信与疑 · · · · 114 | 45 悲情 · · · · 164 |
| 33 受辱 · · · · 118 | 46 宽恕 · · · · 167 |
| 34 无声鸟 · · · · 122 | 47 奴隶路 · · · · 170 |
| 35 静的心 · · · · 126 | 48 未始有物 · · · · 174 |
| 36 旧墨迹 · · · · 129 | 49 尺牍种种 · · · · 178 |
| 37 穷人乐 · · · · 132 | 50 乡下 · · · · 181 |
| 38 儒风 · · · · 136 | 51 未名湖 · · · · 185 |
| 39 余永泽 · · · · 140 | 52 凄凉句 · · · · 189 |

- 53 一鸣惊人 · · · · 192
- 54 奇文章 · · · · 196
- 55 文体感 · · · · 200
- 56 男女情 · · · · 203
- 57 才女们 · · · · 207
- 58 红楼遗民 · · · · 210
- 59 陷阱 · · · · 214
- 60 元白上人 · · · · 218
- 61 伤逝 · · · · 222
- 63 丛葬 · · · · 225
- 63 小友们 · · · · 229
- 64 “行公” · · · · 232
- 65 北京乎 · · · · 235
- 66 自嘲者 · · · · 239
- 67 漂泊的心 · · · · 243
- 68 文脉 · · · · 246
- 69 微词 · · · · 249
- 70 底线 · · · · 253
- 71 园地 · · · · 257
- 72 死 · · · · 261
- 后 记 · · · · 265

1 印象

我一生的新旧朋友里，张中行是印象最深的。他其实和我的祖父同龄，是真正的老前辈。我们接触的十多年里，有时完全忘记了彼此的年龄。而且他是我所见的老人里文笔最好的。我有时静想：在所接触的当代老人里，谁影响我最深呢？想了想，还是他吧。我的这种感受，曾讲给他听，那时他已八十余岁了，我还是三十多的青年。他不以为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人，自嘲地说，我哪有什么学问呢？和周氏兄弟这样的人比，连小学也没毕业呢。

但到了九十年代末，他的名气大振，已经很红火了。他似乎也隐约知道了自己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人，至少涂抹的文字是很有点销路的。而且研究他的文章也出来了许多。这样也开始注意自己的读者群。我成了他身边的常客之一。大约是1996年，有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传记。张先生突然找到我，当时陆昕兄也在场。我却犹豫起来，以为这样的工作自己是做不来的。其实那时年轻，还没有读几本像样的文史书，对老北大出身的人，是不敢说三道四的。于是婉拒了此事。那一次，先生什么意见也没说，是赞成还是沉默，就不知道了。据一位日本人告诉我，我曾写的论述他的文字，先生以为并非都对，皮毛的地方也是有的。可他从没当面告诉过我。不过他的请我为之作传，也是没有人选的人选吧。

将近十四年的时光，我不知和他见了多少面。我所认识的朋友，一些是在他家里见到的，比如陆昕、刘德水等。可我一直不敢去写关于他的传记。直到他去世，陆昕提出此事时，才恍然觉得该做一点什么，写作的冲动渐渐萌芽了。2007年夏，我忽地有了写他的冲动，年到五十，意外地进入到了一种人生的盲区，对环境的不适，与日俱增起来。这时候，描述他的计划开始摆在日程上，想将自己熟悉的这个人唤回到自己的生活中。

我想自己是可以写出别人没有的感受的。在中国，这样的老人是稀少的，理解他们，不能没有深深的苦难感。我自己是经历过一点点类似



1995年于北京中老胡同

的经验。流放、受辱、被压，几乎无路可逃。那样的非人的生活，才酿成了《流年碎影》、《顺生论》这样的大书，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呢？而且小民无法寻路的苦境，也是超于世间的想象的。他笔下那些无奈和无辜者的死，流溢在我的世界里，和先前的流血的日子及恐怖的记忆叠加在一起，浑然地夹杂着，蒸发、膨胀，一点点飘来。而且重要的是，那些对人间事的超常规的凝视，

婉转多致的精神盘诘，对于曾是似人非人的尘世而言，是一个巨大的嘲弄和戏谑。我知道他的智慧和不安定的心的缘由了。一部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，就烙印在他的世界里。平民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度人与度己的挣扎，在他的世界都有一些。了解他的思想，可以看见我们历史底层的原态，和精神高远的独思。他身上的一高一低，牵动着认知的两极，象牙塔里的文人和山林里的思考者，谁能够做到这些呢？

描述张先生，以往的记人的办法似乎都难奏效。他有学问，却是典型的平民，布衣学者的称号是无愧的。另一方面是知识杂，看的东西多，文史里有趣的存在都喜欢。就是说有旧文人气。可他的见解，却不是老朽的那一套，有时还很先锋呢。罗素的哲学和周氏兄弟的境界，对他都有大的影响。五四那代人有趣的存在，也多少折射在他的世界里。所以，我平生第一次从一个老人的身上，亲自感受到传统和现代的那么有趣的结合。这

在现在的中国，几乎难以见到了。我在他那里，也第一次印证了五四文人遗绪的形态。做人与作文的特别，现在谁还能如此呢？读书人的本色和智慧，在先生身上是很好地结合着的。

张中行个子挺高，瘦长的身体，大大的耳朵，都给我很深的印象。他的声音苍老，调子浑厚，有美的韵律在。谈天的时候，祥和得很，似乎从不以敌意的眼光看人，心是宁静的。他穿的衣服都很百姓化，老气的一面多些。但干干净净，没有拖泥带水的衰老感。第一次见面是1993年，那一次和同事陈戎一起去看他，坦承来意是约稿。地点在景山边的一间老房子里，老人显得很兴奋。他从抽屉里拿出几篇随笔给我，还讲了些男女情长类的话题。印象是健谈、和蔼，对人生有大的无奈在里边。而话语很有力量，像铁打在石头上，叮咚地响着。这是个有内容的老人，苍老之中还有青年人的热力在。过去只是在知堂回忆录里阅读的东西，现在竟在他的身上蠕活着。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诧异和惊喜。

他并不漂亮，一点儿也没有人们印象里的“学者”“绅士”风度，走在街上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甚至像一个乡下来的老人。但你接触过一次，就忘不了他的声音、情态、思想和智慧。你会从他那里体味到历史的化石的分量，在我与他对视的片刻，我已意识到找到了一个可以学习、攀谈的老人了。平常里的深刻，布衣学人的灵光，延续着我曾渴求的美质。就是这次的相遇，我的精神生活开始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

这变化之一，是觉得人生的目标不是遥远的未来，而在普通的日常里。他不是令人崇尚的大人物，而是普通的常人。学问、思想都是常态的，不是彼岸的灵光闪闪。我们都是常人，过得都是小民的生活，他的价值是让我们这些小民懂得，小民有小民的分量，在创造性和思想的高度上，也能不亚于那些装模做样的人，而且能过得更充实。而这里的尺度，不同于流行色调，安于小，安于平常，天底下没有过不来的日子。他用一生的平凡，造就了一个精神的奇迹。由于有了他，我觉得可以找到一个安宁的参照。先前的伟大人物，似乎没有暗示给我们这样的东西。也因此，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传统。

2 乡土

张中行辞世时九十七岁，算是高龄者。他晚年讲起过去的生活，难忘的竟是乡下的土炕，和烤白薯。中国的乡村社会可留念的东西不多，对他而言，仅是某种生活方式而已。但那种生活方式给他带来的淳朴和智慧，又是书斋里的文人所没有的。土的和洋的，在他那里交织得很好。直到晚年，乡下人的厚道还保留在他的身上。

算起来，他是晚清的人，早期生活还在旧王朝的影子里。对于乡下人来说，时光和时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《流年碎影》讲起他的出身背景，有这样一段话：

我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十六日丑时（午夜后一时至三时）生人，折合公历就移后一年，成为1909年1月7日。其时光绪皇帝和那位狠毒糊涂的那拉氏老太太都已经见了上帝（他们都是戊申十月死的），所以坠地之后，名义是光绪皇帝载湉的子民，实际是宣统皇帝溥仪（戊申十一月即位）的子民。

由于他出身在乡下，早期记忆就多了一种乡土的气息。他一生没有摆脱这些乡土里质朴的东西。关于家乡的环境，他有很好的记录。在描绘那些岁时、人文的时候，心是很平静的。既非歌咏也非厌弃，透着哲人的冷峻。比如乡野间的人神杂居，关帝庙和土地庙的存在，都是乡土社会常恒的东西。旧时代的乡下，孩子记忆里的美丽都是那些东西，张先生涉猎这些时也没有特别的贡献在那里。只是他描述过往的生活时，那种态度是平和的。他说：

四邻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既都是农户，又都姓石。村里有两口水井，一在家门以西几十步，街北，一在东西街和南北街的交接处。我们吃家门以西那口井的水，总是早晨挑满缸（在正房前的院内），用一天。当时觉得，水味甜而正，比其他村的好，现在想，这大概就是同于阿Q之爱未庄吧？这也好，因为合于祖传的养生之道，知足常乐。还要说一

下，其时都是人神杂居，我们村，东西街近西端路北有个关帝庙（其前为水井），东端路北有个土地庙。关帝庙只一间，敞亮，屋前有砖陛，便于年节在其上放炮。土地庙过于矮小，身材高的头可以及檐，其前有空地，早晨总有十个八个长舌男人在那里聊大天。其时是这样利用庙，或看待庙，落后吗？愚昧吗？承认有神鬼，是愚昧。但那是清末民初，五四大以前，现在是将及百年过去，不是还有不少男领其带，女高其跟，到神庙大叩其头吗，可见开化云云也并不容易。

在回忆录里，像五四那代人一样，照例少不了对岁时、节气、民风的观照。他对婚丧、戏剧、节日、信仰的勾画，差不多是旧小说常见的。比如对杨柳青绘画的感受，完全是天然的。靠着直觉判断问题。与鲁迅当年的体味很是接近：

腊月十五小学放假之后，年前的准备只是集日到镇上买年画和鞭炮。逢五逢十是集日，年画市在镇中心路南关帝庙（通称老爷庙）的两层殿里，卖鞭炮的集中在镇东南角的牲口市。腊月三十俗称穷汉子市，只是近午之前的匆匆一会儿，所以赶集买物，主要在二十和二十五两个上午。家里给钱不多，要算计，买如意的，量不大而全面。年画都是杨柳青产的，大多是连生贵子、喜庆有馀之类，我不喜欢。我喜欢看风景画和故事画，因为可以引起并容纳遐思。这类画张幅较大，还有四条一组，价钱比较高，所以每年至多买一两件。自己没有住屋，回来贴在父母的屋子里，看看，很得意。卖鞭炮，市上有多种摊贩，要选择物美价廉公道的。种类多，记得只买小鞭、麻雷子、花灯、黄烟；不买二踢脚和起花，因为那是大人放的。

回忆旧时的生活，他丝毫没有夸大幼时记忆的地方。写童心时亦多奇异的幻想。在他的笔下，几乎没有八股和正宗的文化的遗痕，教化的语调是看不到的。我注意到他对神秘事物的瞭望，有许多含趣的地方。比如对鬼狐世界的遐想，对动物和花鸟世界的凝视，都带着诗意的成分。他那么喜欢《聊斋志异》，谈狐说鬼之间，才有大的快慰的。那神态呈现出自由的性灵，也是乡土社会与潦倒文人的笔墨间碰撞出的智慧的召唤。讲到农村的节令、族属、乡里，冷冷的笔法也含有脉脉的情愫。他不太耽于花鸟草虫的描写。虽然喜欢，却更愿意瞭望沉重的世界，那里才有本真吧。谈到乡下人的生活，主要强调了其中的苦难。中国的农民实在艰难，几乎没

有多少平静的日子。天灾、人祸、连年的饥饿等等，都在笔下闪动着。当他细致地再现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，我们几乎都能感受到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气息。《流年碎影》里的生活，苦多于乐，灾盛于福，是明显的。那些被诗人和画家们美化了的村寨，在他的视野里被悲凉之雾罩住了。

德国作家黑塞在小说里，写过诸多苦难的袭扰，在残疾和病态里，人的挣扎和求索，带有悲凉的色彩。可在那悲凉的背后，却有亮亮的光泽在，那是人性的不安的心的摇动，给人以大的欣慰。我看张中行的书时，也嗅出了苦而咸的味道，朦胧的渴望是夹带其间的。但他没有德国人那么悠然，中国的乡间不会有温润的琴声和走向上帝的祥和。乡村社会的大苦，炼就了人挣扎的毅力，谁不珍惜这样的毅力呢？所以一面沉痛着，一面求索着，就那么苦楚地前行着。他常讲起叔本华的哲学，那个悲观主义的思想者的思绪，竟在空无的土地上和中土的沉寂里凝成了一首诗。

农民的劳作，在天底下是最不易的。但更让人伤感的是人的命运的无常。乡土社会的单纯里也有残酷的东西，他后来讲了很多。印象是《故园人影》里，勾勒了几个可怜的好人。在那样贫穷和封闭的环境里，一切美好的都不易生长。许多人就那么快地凋零了。于是感叹道：人生，长也罢，短也罢，幸也罢，不幸也罢，总的说，终归是太难了。这难的原因，是人的欲望，没有多少达成的出口。大家都在可怜的网里无奈地存活着。饥饿、灾荒、兵乱，没有谁能够阻止。村民的阿Q相多少还是有些。所以，张中行从乡下走出，其实也是寻梦，希望从外面的世界找到什么。但农民的朴素和真挚，还是浓浓地传染给了他。晚年讲到故土的时候，还不断称赞道，乡下的简朴、无伪的生存方式，是合乎天意的。大可不必铺张浪费。要说故乡给他带来了什么，这算是一点吧。

我有时在他的文字里，就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泥土和流水的气息。不论后来的学识怎样地增长着，林间小路的清香和青纱帐里的风声，还是深嵌在那流转不已的美文中的。中国的读书人，大凡从乡野里走出的，都有一点泥土的气味的。孙犁如此，赵树理如此，张中行亦如此。在讲着那么深的学问的时候，还能从他那里隐约地领略到蟋蟀的吟唱和野草的幽香，实在是太有意思了。

3 新生活

时间是1925年，他到了通县师范学校读书。这一改变命运的选择，在他日后的回忆里一直有非同寻常的分量。通县在北京东郊，离帝京只十几里之遥。新的教育之风也恰是在此时传入过去。《流年碎影》详细地介绍了那时所学的课程和校内情况，史料的价值很大。我对北京现代教育的脉络的了解，是从他的自传那里才知晓一二的。

据刘德水考据，通县师范是一所老学校。“1905年，清顺天府在通县新城西门以里，原敦化堂和法华庵两个相邻的庙宇的基础上，创办东路厅中学，培养师资人才，设有师范班，这是通县师范的前身与摇篮。当时，校舍残破，学生不多。1909年改为东路厅师范学堂，设初师班和后师班，后师班，后师即完全师范，也称中师。1914年，改为京兆第三中学，名义为中学，实为师范编制。1920年，顺天西路厅师范由卢沟桥迁通州，与京兆三中合并，仍名京兆师范学校。”一个从乡下来的人，突然沐浴新风之中，知道了历史、科学、男女、都市等概念，思想的变化是可想而知的。除了学习文、史、地、数、理、化、生物、教育、法律、医学、图画、音乐、体育、英语外，还第一次与鲁迅、周作人、张资平、徐枕亚等人的文学作品相逢。而且也读了一些外国人的小说，眼界是大开的。那时说不上什么专业意识，业余的生活就是杂览。古典的，外国的，大凡好的都细细体味。人的最初的浏览的快乐，日后是常常思念的。他在几篇文章里，多次提及了这些。

师范学校的一些老师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接触了几个有趣的老师，比如孙楷第、于赓虞，都是有学问的人。孙氏是搞史料的大家，于氏则有文学的天赋。他对孙氏的印象很好，后来成了忘年交。张中行回忆说：

记得是1929年或1930年，我在通县师范，还差一两年毕业，学校请孙先生来教国文课。知道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，留校任助教；到通县兼课，距离五十里，往返奔波，推想家道必不富裕的。人



1990年代初于通县师范仅存之教室前

清瘦，总是像大病初愈的样子。口不能说有才，但讲得细致确切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我个人的感觉，是有学问，像是也不想学问以外的事。我当时入世浅，理想多，无知而尊重知，因而对孙先生，起初是怀有深的敬意，时间稍长就交往多起来。记得有事到北京还去看过他，至少是两三次吧，那时他住在中南海居仁堂西四所的西房，环境清雅，屋里书已经不少。我的印象，他更加往书里钻，因而离世故更远了。

孙先生对他的影响力，一是纯粹，没有杂色；二是方法论的鲜活，有乾嘉学派的根基；三是深而精，在学理上一以贯之，几十年如一日。这对涉世不深的张中行来说是个吸引。原来知识人是这样生活的！他后来就沿着孙楷第的路走了许多年，虽然不是汉学的范围，但在读书得趣这方面，是相似的。而他晚年身上所体现的那些品格，就有前辈学人的遗绪。

另一个老师于麋虞，却对他没有产生什么大影响。于氏是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，那些怪异的审美方式，对日后他的阅读经验是有一点作用的。却不及孙楷第影响那么大。老师有旧式的，也有新式的，我以为他是喜欢有趣的那一类的。师范学校的教育有新也有旧，如果他一开始读私塾，受旧式教育，情调是否也会有遗老气也未可知。他是因为新的不好，才向旧

的文学求美，这对他是特别的。像于赓虞那样的新式人物，并未勾起他对新文学的神往，原因是过于枯涩，不好理解。他这样回忆道：

他是文学革命后写长条豆腐干状的新诗的，词语离不开地狱、荒冢、死神、魔鬼等，所以有人称为魔鬼派诗人。可是名声不很小，连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也给他一席之地，说他有《晨曦之前》、《魔鬼的舞蹈》、《落花梦》等著作。他教课如何，已经都不记得，只记得人偏于瘦，头发很长，我当时想，诗人大概就是这样，所谓披发长吟是也。而其所吟对我却有反面影响，是新诗过于晦涩，或说古怪，情动于中，想读，或进一步想表达，只好躲开它，去亲近旧诗。

于氏是他接触的第一个搞新文学的老师，却没有什么趣味留在自己的心里，这在他是一个刺激也许是对的。一般青年人不会先喜欢老先生的汉学本领，而是趋于新文学。他却相反，新文学最初给他的是不可亲的印象，真是奇怪的事情。我由此也理解了他到北大之后，没有被新文学的热潮所卷动的原因。在他思想深处，是有一种理性的力量的。喜欢的是常识和平静的东西。不过那时候他对文学和学术还谈不上什么高的见地，不过朦胧的感受罢了。而难忘的感受却是男女之情。

张中行在十七岁时由家里做主，和一位姓沈的女孩子结婚。彼此是谈不上什么感情的。因为是旧式婚姻，加之自己还小，就说不上什么满意不满意。但到了师范学校，知识渐多，接触的事物由旧变新，思想不能不起变化。对异性的看法，就从乡村式变为城里式的。新女性的出现对他则是个大的诱惑，才知道过去的婚姻方式是有问题的。女性渐多了，渐渐生出爱慕之情。他曾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：

因为其时是风气半开，女性可以上学，男女却不能合校。我们学校是男师范，当然没有女生；奇怪的是还延伸到教师和员工，也是清一色的男性。这样，我们这个校门之内，就成为标准的太平天国式的“男馆”。……通县还有女师范，校址在鼓楼以北往东，我们间或走过门前，向里望望，想到闺房和粉黛，总感到有不少神秘。星期日，女师范同学三三五五，也到街头转转，于是我们就有了狭路相逢的机会。映入眼帘，怎么办？据我的观察，我们是装作非故意看，她们是装作并未看。印象呢，她们的，不知道，我们的，觉得柔婉，美，尤其冬日，肩上披着红色大毛围巾，更好看。但我们有自知之明，其时

上学的女性稀如星凤，我们生遐想，可以，存奢望是万万不敢的。想不到政局的变化也带来这方面的变化，新出现所谓（国民）党员和党部，有些人，性别不同，可是同名为党员，同出入党部，就有了接近的机会。得此机会的自然还是少数；有机会，男本位，看准目标进攻，攻而取得的更是少数。但少不等于零，到我毕业时候，只计已经明朗化的，我们男师范有两个。如果同学在这方面也可以攀比，这二位是离开通县，有文君载厚车，我们绝大多数则是肩扛被卷，对影成二人，其凄惨不下于名落孙山了。

早期记忆的这种痕迹，被如此真切地写出，能看出他可爱的一面。如果说几年师范的生活遇到了新的内容的话，诗文之美和异性之美是最主要的吧。在诗文方面，读了古典和周氏兄弟的作品，养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习惯。在男女之情方面，他知道了自己的那种婚姻生活，是有大问题的，没有爱和美存在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他有了向新生活挺进的渴望。知识的意义，在他那里怎么估量也不算大。求知和愉情，从此成了他一生离不开的话题。

六年的师范生活，可说的很多。其中北伐的胜利，对他也是个大的影响。革命胜利，群情激昂，大家都卷入精神的狂欢里。他在环境的热度里，思想也一度是热的，相信了三民主义。并和同学一起，集体加入了国民党。不过，他只是盲从，跟着别人走。待到意识到党派的东西与自己心性甚远时，就自动地退将出来。那一次的精神的热，在他后来的描述里，是有悔意的。他甚至自嘲那是一种无知，他同代的人中，是很少有过类似的反省的。

新的，并不一定是好的。许多年后忆及此事，他这样地叹道。

4 初识北大

1931年7月21日的《北京大学日刊》刊载了录取的新生名单，在那里我发现了他的名字——张璩。那是他与这所学校发生联系的开始。我在阅读当年的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的时候，有趣地感受到了那时学校的氛围。北大的特点和人际状况，从那些短篇的文字里都流散出一些，是极为难得的资料。对比先生后来写下的回忆录，似乎还是太简单了。

他入学的时间是8月底或9月初。学校的布告（三）明确规定，新生于9月初前报到，过期取消入学资格。那一年北京地区录取七十四人，上海二十五人，南昌十人。这个数量不多。原因是宿舍紧张，或是校力不足。在另一个布告里，明确规定，新生住处紧张，自己解决宿舍。待新宿舍竣工后，再考虑入学居住。张中行在《沙滩的住》里，写到租房的情形。他不久与杨沫同居，也是彼时的环境所致。所以在他入学的时候，北大的情形与五四前后还是大为有别了。

那时候学校呈现出两种趋势。一是学生抗日的激情浓浓，救国的空气弥散在四周。教室里的人被窗外的事变所吸引。国政腐败，导致青年的骚动，这是自然的了。校园里各类抗敌协会和组织十分活跃，不知这些对他的影响如何，我们已无所知晓了。另一个是学院气味的浓厚。所学的知识几乎和当下的流行文化没有关系。他所在的国文系，必修课有：《中国文字声韵概要》，教员是沈兼士和马裕藻；《中国诗名著选》，教员是俞平伯；《中国文名著选》，教员是林损；《中国文学史概要》，教员是冯淑兰。课目如下：党义两小时，国语四小时，外国语六小时，普通心理学或逻辑两小时，科学概论或哲学概论两小时。应当说，课程不多，学生的自学空间是大的。次年之后，所学渐多，刘半农讲《语音学》和《语音学试验》，沈兼士授《中国文字及训诂》，商承祚开设《甲骨钟鼎文字研究》，钱玄同则是《说文研究》和《中国声韵沿革》，马裕藻为《清儒韵学书研究》，魏建功为《古音系研究》等。还有中日韩音韵及蒙古、满洲语的研究也在课堂出